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八十二)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隋唐文明卷

八十一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文明

第八十一卷目錄

隋唐詩七

稿本唐詩七百十七卷（原闕卷一百八十二至一百八十五、三百六十二至三百六十三）

（七）（卷三四一至三八九）

〔清〕錢謙益 季振宜輯 傅 光撰附記

三

隋唐詩

七



金唐詩
唐詩卷三 四十一

白居易

嘉慶
張氏圖書

同治
張氏圖書

同治
張氏圖書

同治
張氏圖書

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生士通，士通生志善，志善生溫，溫生履，履生季庚。德宗建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叛正己，宗令有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正己歸國，授朝散大夫，歷衢州、棗州。別駕季庚生居易，初建中，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溫徙于下邳，居易幼聰慧，絕人。年十五，六時袖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 四十一

一

文一編投著作，即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况親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捲卷讀其芳草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覺迎門禮遇，嘆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憲宗試制舉，入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藍田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贍，尤精于詩，筆有警拔，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

皆意存諷刺，貶時之病，補政之缺。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召入翰林，為學士，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授擢，故以主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與河南元鎮相善，同年登制舉，鎮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王前、面論鎮無罪，居易累疏切諫，不報。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觀微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微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 四十一

二

錢不多，目可宜中為之收贖，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居易面論辭情切至，又請罷河北用兵，上多聽納。在職三年，每譏見多前，笏番上，章是否意，詔刪別扶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未居易奏曰：「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授太

予左贊善大夫盜殺宰相武士衡居易有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耻密相糾富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
有素惡居易者指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異彼周
行貶為江表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疏居易所犯狀逆
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志
懷慶順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潯城立隱舍于廬山遺愛
寺典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為世外交相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三

携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于豁然順適之際
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時元稹在通
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嘗與換書論作文
大旨曰夫文尚矣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
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
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士有賢聖下至
愚騷傲及豚魚幽及鬼神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

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
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
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乎太含深貫微洞密上
下通而一氣秦憂樂合而有志熙故開元有明股肱良
之歌則知虞道昌矣開元五子洛汭之歌則知憂政荒矣
言者無罪聞者作誠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
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棄人情于時
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二

四

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
之吟歸于怨思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
雙鳬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看草思鳥為此雖義
頗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
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興情多囿于山水以淵明之
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于此如梁鴻五噫之
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于梁陳率不
過朝風雪弄花草而已意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

捨文乎設如此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悲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誦兄弟采采芣苢以樂有子也皆興發守此而義歸于致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苑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鹿則鹿矣吾不知其所諷焉于時不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感遇詩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白少傅傳

唐詩卷三百四十五

於貫穿古今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僕始生於此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始知有進士若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文課詩不遑寢息以至口舌成瘡手肘成

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盛未老而齒髮早衰白晢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書行糾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友友如足下輩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再但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聖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

白少傅傳

唐詩卷三百四十六

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僕哭死數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摧豪貴近者相目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訛謗苟

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誠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節於我者見僕詩而喜無何斃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頓若此嗚呼豈不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于上耶不然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僕聞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情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初應進士時中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才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職昇清貴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聞親族間說韓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及再來長安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盡同他妓哉由是增價然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拉有題僕詩者僕荷以我昨過漢南日

通過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相與長安抵江面三四千里此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孺婦處女之口每有誦僕詩者就誠離家之數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古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不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有兼與之乎今之北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以拾遺而元稹至死孟浩然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然輩不及一命窮降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况僕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亦可謂不負伯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未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日拾遺來此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以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行外

情理動於內，隨感過而形於數語者，二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皆有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此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手執事，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下賄，六物發于一策，一吟卒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益散之際，取其釋眼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不之大情常蘊，則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目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九

成一家之體，當蘊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元待身後久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著意激而言實，間適者思澹而辭遠，以質合適，宜人者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在下耳。故自八九年來，典選至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勉，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樂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及下馬止相戲，因各誦新強律，不難他篇，自是乎波歸。

昭國里送吟，連唱不絕聲者，二千里餘。樊季在傍，無所措口。知武者以為詩仙，不知武者以為詩魔。勞心費氣，連朝接夕，不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醒，一咏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騁鸞鶴，遊蓬瀛，無以加此。必非仙而何？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歎典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十二新歌行，盧楊二紀書律詩，實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撮，編而次之，號為元白往還集。衆君子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十

得擬議于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僕常語足下，凡為文私於自足，不恐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元待文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信無銓次，勿以煩雜為倦，且以代一夕

之詔言止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
鎮會居易于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
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應應
不能訣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轉主客郎中知制誥
時稹亦徵還為尚書知制誥同在綸閣居易受詔典中
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段第人鄭朗等一
十四人轉中書舍人穆宗親試制舉人又典貢陳休
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時天子荒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十一

縱執政非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
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除杭州刺史俄而稹罷相轉浙
東觀察使抗越隣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歲嘗會稹境上
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穆宗寶曆中復出為蘇
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
男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
萬第擢入翰林蒙英主持達顧遇頗欲奮騰勸報苟致
身于訐謔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求果望風為當路者

所擬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論蠻瘴自是官情衰落無
意出處雖暇適逢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大和己後李宗
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
之何楊嗣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妹也
居易懼罹黨人之禍乃求致身散地莫於遠害凡所居
官大皆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除河南尹
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
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十二

素蠻子者善舞能歌居易既以君正罷歸每獨酌賦詠
于舟中因為池上篇又劾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
以自況大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
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
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
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為墓志病中吟咏不輟武宗會
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有
興往來白衣鳴杖自稱香山居士宣宗大中元年卒時

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
集要三十部金一帙所有詩十門時人目為白氏六帖
行於世後為居易集序白氏始與樂天同耽書多以詩
章相贈答予謹錄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
及雜體前後數六詩是後各依江通復相酬寄已蜀江
楚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傲競作新辭自謂元和詩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亭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
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篇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因

白少傅傳

唐詩卷三百四十一

十三

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甚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雖
亂聞則無可奈何予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
歌詠台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
知予為微之也又雖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
每以一金換一篇其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
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
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綴
成五十卷凡六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

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號予是矣因號白
氏長慶集以此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
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遺之詩長於遺感傷之詩長
於切五字律詩有信而上下長於瞻五字也字而信而
長於情賦贊箴諷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
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冊劄判長於畫摠兩宮之不
亦多乎哉居易先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奔又與劉
禹錫齊名號劉白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

白少傅傳

唐詩卷三百四十一

十四

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予以
其姪孫嗣道命不歸下邳可葬于香山如滿師塔之側
家人從命而葬焉宣宗以詩予之曰綴玉聯珠三十年
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宇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
一度思鄉一作一愴然居易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
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集故唐末之弊至
于理居易不為李德裕所喜每寄文章德裕絀之

未嘗開劉禹錫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張為作主
客圖以居易為廣大教化主

白少傅傳

唐詩 卷三百四十一 十五

唐詩卷三百四十一附記

全詩白居易詩三十九卷在卷四二四至四六一

唐詩附記

唐詩集三首

中書

賀雨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月洛及春暮不雨旱暵上
心念下民懼歲成災遂下罪己詔殷勤勸一作萬非
帝曰予一人維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
年誅劉闢一舉指已邪云降戮李璣不戰安江東顧惟
眇眇德還有巍巍功或者天降疹無乃微子躬吐思答

白少傅

唐詩卷三百四十二

天戒下思致時莫如率其身和興檢恭乃命罷進
獻乃命眼纖窮宥死降五刑責也寬三農宮
女出宣徽既馬威飛龍庶政靡一作不舉皆出自
宸衷奔騰道路人僮僕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
翼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送樂不無光日和氣生中融
凝為慈德一作油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
蒙蒙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茫茫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
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

冠珮何珊珊將相及王公踴躍呼萬歲列賀明庭中
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
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讀張籍古樂府

張君何為者業文正十春充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
詩意如何六義五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
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
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一作上可

白少傅

唐詩卷三百四十二

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
衿歲迫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來詩
官委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咸沒人不聞願藏中祇書
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
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
身賤貧病眼銜西住無人行到門
哭孔戡
洛陽誰不死戰死聞長安我是和戰者聞之涕洟然

佐山東軍非義未可弔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弦從事
得如此人人以為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
諫司有事哉此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元彈惜哉兩不
諧沒蓋為閑宦竟不得一見寥寥立君前形骸隨衆人
飲葵北却山平生剛腸肉直氣歸其間賢者為生民生
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為主其賢謂天果愛民胡為
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玄宅

白少傅諷論

唐詩 卷三百四十二

三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果
鳴松桂樹孤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
為將相得罪竄已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
五主殃禍繼相踵有逆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
陳蛇鼠穿牆牆不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
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
悟迷者骨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
勢易窮驕者物多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奉

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
卯周秦宅喻五其宅非不同六典八百年一死望夷宮
寄語家典國人豈非宅哉

夢仙

人有夢仙者夢身并止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
衣忽飄飄玉鸞俄靜靜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
鄉國處絕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
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

白少傅諷論

唐詩 卷三百四十二

四

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
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執之不敢泄誓
志居巖窟思愛捨骨肉飲食斷羶腥朝餐雲母散夜吸
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輶軿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
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蜚蝶
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
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平終不成悲
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觀刈麥時為整屋縣尉

時為整屋縣尉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鋤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
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
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

白少傅諷諭

唐詩卷三百四十二 五

日不能忘

題海國屏風

元和己丑年作

元和己丑年作

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逐性各沈浮突
兀海底鼉首冠三神丘釣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
不量力謂茲鼉何求最屬辜不勳綸絕沉其鉤一鼉既
頓領諸鼉齊掉頭白濤與黑浪呼吸統咽喉噴風激飛
廉鼓波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

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
畫良有由

羸駝

驂駝失其主羸駝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
水水畔立臥雪燂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豈無
市駿者盡是北人目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村中何
擾擾有吏徵易粟淪彼軍廐中化作駑駘肉

廢琴

白少傅諷諭

唐詩卷三百四十二 六

絲桐合為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日情玉
徽光彩滅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尚泠泠不辭
為君彈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李鄴尉古劍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
客惜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
有本性精剛無典傳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
士心將斷按臣頭不顧報小怨夜半刺私讐勸君慎所